

方壯猷著

室

韋

攷

北平輔仁大學印

室 韋 攷

方 壯 猷

(I) 導言

(II) 後魏之失韋國

1、關於魏代失韋之史料

2、魏代失韋國之本地

3、魏代失韋國之四界

4、魏代失韋國之來源

5、魏代失韋國地域圖

(III) 隋代之室韋民族

1、關於隋代室韋之史料

2、北室韋即失韋本部

3、鉢室韋在格爾布爾山南北

4、深末怛室韋

5、大室韋在俱輪泊北

6、南室韋在俱輪泊南

7、隋代室韋民族擴大之原因

8、隋代室韋民族分布圖

(IV) 唐代之室韋民族

1、關於唐代室韋史料之批評

2、唐代嫩江流域之室韋部族

3、唐代俱輪泊北之室韋部族

4、唐代俱輪泊南之室韋部族

5、唐代室韋民族分布圖

(V) 遼代之室韋民族

1、黑車子室韋即黑車子達怛

2、臭泊室韋即阻卜

3、陰山室韋即陰山韃靼

4、黃頭室韋即黃頭女真

5、遼代室韋衰熄之原因

(VI) 結言

導 言

宋元二代中國政權相續爲女真蒙古二族所侵佔，此世人所公知者也。夷尋其流，則女真民族爲今通古斯種之滿洲民族之祖先，蒙古民族爲今蒙古種之祖先，此又東西學者所已考定者也。而溯其源，則女真蒙古二族似同出唐之室韋民族，此則不免令讀者吃驚矣。然蒙古民族之源出唐之蒙兀室韋或蒙瓦室韋，此前此史家已有能道之者，而女真之源出唐之如者室韋或兪折室韋，此又就聲音上及住地上皆有可考者也。然則今日治東亞史者，不惟溯蒙古之起源當首知室韋，即考女真之祖先亦不可不先知室韋矣。

關於室韋史之研究，自晚清何氏秋濤朔方備乘（卷三十一漢魏北徼諸國傳室韋條）屠氏寄蒙兀兒史記（卷一世紀篇）丁氏謙歷代外國傳地理考證（魏書隋書唐書室韋傳條）諸書皆已啟其端倪。近如日本白鳥博士津田博士之室韋考（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一冊及史學雜誌第三十編）國內則王靜安先生之黑車子室韋考（觀堂集林）諸文，更各以專篇考証其部族地望，皆碩學巨製。尤以白鳥博士一文，引証詳贍，於室韋史之研究，貢獻甚大，極堪欽服。余近治東北史地，因及室韋，曾集諸說，以爲講義之資，積日既久，漸覺所見有與前人未盡相同之處，因公布之，以求碩學大雅之教正焉耳。

(11) 後魏之失韋國

1、關於魏代室韋之史料

2、魏代失韋國之本地

捺水即嫩江

啜水即西喇木倫

屈利水即陶彌河

刃水即綽兒河

3、魏代失韋國之四界

勿吉國

豆莫婁國

地豆于國

烏洛候國

4、失韋國之由來

(1) 關於魏代室韋之史料

室韋之名始見於魏書，而正史爲室韋撰傳者亦以魏書爲始。故關於魏代室韋之史料，自當以魏書失韋國傳爲主也。據魏書卷一百失韋國傳云：

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又北行三日有犢子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餘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來，廣四里餘，名捺水。

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夏則城居，冬逐水草……

武定二年四月遣使張焉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獻相尋。

案此爲後魏時代關於室韋之唯一史料。然此文所記自和龍至失韋國所經之山名及水名，非有其他史料可供比較之資，則頗不易考索。幸魏書勿吉國傳記勿吉使臣自述自勿吉至中國所經之地及所需之日數，皆可與失韋傳相比較。茲錄如次：魏書勿吉傳記自中國至勿吉之路程云：

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瓊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

又勿吉使者乙力支述自勿吉至中國之路程云：

初發其國，乘船沂難河，西上至太餘水，沈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案勿吉傳記自和龍北二百餘里之善玉山至勿吉國之行程凡五十三日，乃據勿吉使臣之自述，故能有此明確之記載。今失韋國傳記自契丹國至韋失國之行程凡二十七日，此記載之詳確與勿吉傳傳同，此必據當時失韋使臣自述其實地經驗之語，而非可憑空杜撰者可知也。

自和龍北經西喇本倫河及洮兒河，北至嫩江流域，南至松花江流域，乃鐵道未開以前，自古行人所必經之公道，故勿吉使臣與失韋使臣所取之道，大體無不相同，蓋無疑也。然失韋使臣自和龍北三四百里之契丹國（失韋傳謂路出和龍北千餘里云云，實係錯誤，自和龍北至契丹僅三四百里，諸史契丹傳所記大體相同，皆其確證）至失韋國所需僅二十七日，而勿吉使臣自和龍北二百里之善玉山至勿吉國所需至五十三天之多，是失韋使臣之行程速率幾二倍於勿吉使臣。蓋使臣所負之責任有重輕，所傳達之消息有緩急，故行程上之或急或緩，亦隨事之需要如何而定，未足爲怪也。

日本白鳥博士曾引西人之遊記證之，俄人 Isbrants Ides 氏於康熙 32 年（西 1693 年）奉俄皇彼得大帝之命出使中國，自黑龍江北岸之 Nercinsk 地方

起程南行，經額爾古納河(Argunskoi)海拉爾河(Hailar)等處，而至齊齊哈爾(Naun Koton)。更自齊齊哈爾南行渡西喇木倫，經喜口峯，而達北京。此使節之一行，自九月二十七日由齊齊哈爾出發，至十月二十三日達喜口峯，其間所需時日恰爲二十七日。與魏書所記自契丹國至失韋國所需二十七日之數正合。(E-Isbrants Ides, Three years Travels from Moscov over-land to China, 1706, pp, 55—60)

又德國地理學家 Ritter 氏著亞洲地誌 (Erdkunde Von Asien)，據其調查之結果，謂自齊齊哈爾(Naun Koton)至西喇木倫之間，所需之行程凡十八日 (Vol. I, p, 116)。與魏書所記自斃水至失韋國之行程凡十七日者相近。若失韋傳之斃水即指西喇木倫而言，則失韋國之本地與今齊齊哈爾之地，相差當不甚遠矣。

又俄人 Bretschneider 氏之 O putjox Po Mongolij 一書中，曾記俄人 Lange 氏於乾隆元年 (西 1736 年) 自俄國至中國，亦取 Isbrants Ides 氏之原道。而此使節之一行，於八月三十一日自齊齊哈爾出發，至九月二十八日始至西喇木倫河。(P, 19)。是自齊齊哈爾至西喇木倫之間所需凡二十九日，與 Ritter 氏所記自西喇木倫至齊齊哈爾僅需十七日者，相差至十二日之多。此亦可見旅行之遲速不同，古今皆有其例。蓋事之急緩不同，故行程之急緩亦因之而異也。

如上所述，則魏書失韋國傳所記當時自中國至失韋國之道里日數，頗爲正確，而魏後時失韋國之所在地，亦得據以考定矣。

(2) 後魏時失韋國之本地

日本津田博士所著室韋考，據魏書失韋傳所記自中國至失韋國之道里日數，考定後魏時代失韋國之中心在今嫩江流域之齊齊哈爾附近，白鳥博士

之室韋考又引上述西方使臣學者之記載以實證之，其言甚確，當成定論也。因失韋國本地之考定，而後失韋傳中所見之地名如捺水之即嫩江，掇水之即西喇木倫河，屈利水之即陶爾河，刃水即綽爾河等，亦得因其經過所需之道里日數而推定之矣。茲分述如次：

捺水指嫩江

後魏時失韋本國既在今齊齊哈爾境，則失韋國之大水名捺水者，自當爲今嫩江之異文無疑焉。然日本坪井氏三博士曾著古代朝鮮三國鼎立形勢考，考定此捺水爲黑龍江之土名，（史學雜誌）又丁益甫氏作魏書失韋傳地理考釋，謂此捺水爲今嫩江上游之支流諾敏河。丁氏但言其然，而未嘗言其故。若坪井氏則據此捺水“廣四里餘”一語，以爲非黑龍江不能有此廣大。然黑龍江之上源額爾古納河及鄂嫩河皆自南而北，至額爾古納河與石勒克河合流後，則又自西而東，惟自愛琿至同江一段雖有自西北向東南之勢，然同江以下則又自西而東。與魏書記捺水“自北來”之方向不相合。至諾敏河之自西北向東南，且其水面決無四里之廣大，其爲不合，更不待辨矣。若以捺水擬之今之嫩江，不惟與上述二點皆無不合之處，且從字音字義上亦得而積極證明之也。張穆蒙古遊牧記云：

嫩江一作妹江，又名諾尼河，古名難水，亦曰那河，明人謂之腦溫江，又曰忽刺溫江，方式濟龍沙紀略云，蒙古謂腦溫爲碧，諾尼音同，今呼嫩江。

由此可知嫩江之嫩其義爲碧，嫩江今呼嫩尼(Nanni或 Numni) 或諾尼(Noni或 Nonni)

而蒙古文語謂 碧，綠 曰 nogo, nogogan

長城附近蒙語謂 碧，綠曰 nokho khon(nokhôn)

喀爾喀語謂碧， 綠曰 nogo

ölöt 語謂碧， 綠曰 nokhon (Klaproth A.P. p.187)

又通古斯之索倫語謂青， 綠曰 nahun

Managir-Solon語謂青， 綠曰 Nahun

Gold語 謂青， 綠曰 nongon n ungo

Olca語 謂青， 綠曰 nogza

Orocen語 謂青， 綠曰 nogdea, mukda

滿洲語 謂青， 綠曰 niohon, niowang-gijan

女真語 謂青， 綠曰 nun-kiang (Grube P.71—72)

按上述諸語之語尾雖稍有不同，而其語根則出於一源，甚爲明顯。捺水之捺 (Na,) 與那河之那 (na), 皆明爲 Nagu, Nagun 等語之略譯也。

然考今黑龍江之名，皆無碧水之義，今沿黑龍江居住之人民所呼黑龍江之名，雖不一致，然如：

蒙古語呼黑龍江曰 khara muren (黑江之義)

滿洲語呼黑龍江曰 Sagalijan-ula (黑水之義)

Gold 語呼黑龍江曰 Mangu (大河之義)

Giljak語呼黑龍江曰 Laerri (大河之義)

Solon語呼黑龍江曰 Amur (大水之義)

此可見黑龍江沿岸之居民，對於黑龍江，或呼爲黑水，或呼爲大水，而從未有稱之爲碧水者也。要之捺水之爲今嫩江之古名，無論就地望上，就面積上觀之，無不皆合。而就語音字義上證之亦有餘也。

捺水即西喇木倫

據 Ritter 氏之地誌載自齊齊哈爾(Naun Koton)至西喇木倫之間所需行程

凡十八日。失韋國之本地既在齊齊哈爾附近，而魏書失韋傳紀自噶水至失韋國之行程爲十七日，與Ritter氏所記相近，故噶水之當指西喇木倫無可疑矣。

日本白鳥博士曾從語音上證明噶水之“噶”爲“西刺”之略譯，其言謂噶之一語，日本讀 set，朝鮮讀 Cyöl，安南讀 Suet，西喇木倫之西刺 Sira，古讀如洛瓊 (Sira-ga) 梟羅箇 (Saraga)，在聲音上頗爲近似，故噶水之噶當爲如洛，梟羅等之略譯云。

屈利水即陶爾河(洮兒河)

噶水既已考定爲西喇木倫，則噶水北九日程，北距齊齊哈爾凡八日程之屈利大水，自非指今洮兒河不可。蓋西喇木倫與嫩江之間之水以洮兒河爲最大，屈利既稱大水，故含洮兒河無他可求也。

然屈利與洮兒陶爾等語皆不相似，惟洮兒河之上流有名桂勒爾河（或稱歸流河，一作交流河）者，與屈利一語較爲近似，蓋上下流之名稱往往可以互混，屈利或即桂勒等語之轉訛也。又日本白鳥博士謂屈字與甸字在字形上相近，可以互訛，屈利若係甸利之訛，則與陶爾，洮兒等爲近似矣。

刃水即綽兒河

屈利大水既考定爲洮兒河，則在屈利水北三日程，北距失韋國五日程之刃水，自當指今綽兒河矣。

(3) 魏代失韋國之四界

後魏時失韋國之住地，以今齊齊哈爾爲中心，既如上述。然屠氏寄蒙兀兒史記卷一世紀篇謂室韋自後魏時已分布於難水完水深末怛水之間，分爲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五部云云，其說之誤，固甚明

白，然以屠氏之學猶不免有此種時代上之誤解，是則魏代失韋國之四界所至，亦不可不進而考索之也。魏書失韋國傳云：

失韋國在勿吉國北千里，去洛六千里。

魏書豆莫婁國傳云：

豆莫婁國在勿吉國北千里，去洛六千里……在失韋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里。

魏書地豆于國傳云：

地豆于國在失韋西千餘里。

魏書烏洛侯國傳云：

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

由此等記述，可見後魏時代失韋國之四界，蓋南至勿吉國，東至豆莫婁國，西至地豆于國，烏洛侯國，惟其北境所至，無可知耳。勿吉，豆莫婁，地豆于，烏洛侯四國之住地何在，及其國界所至既明，而後失韋國之四界何在，乃可得而說焉。

勿吉國之所在

關於吉勿國之所在地，魏書勿吉傳云：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去洛五千里……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國南有“徒太山”，魏言太皇。

案勿吉國地既在高句麗國之北，則其國地必在今吉林省境內可知。而此國境內有廣三里餘之速末水，又國南有徒太山，此二地實足爲考證勿吉國境所在之一大關鍵。此勿吉國至隋乃以靺鞨之名見於史籍，隋書靺鞨傳云：

靺鞨在高麗之北，……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其二

曰伯咄部，在粟末部之北，……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部東北；其四拂遼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遼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水部，在粟末東南。……國有“徒太山”

又新唐書黑水靺鞨傳云：

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突厥，南高麗，北室韋。……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山，西北注它漏河。稍東北曰伯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遼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

此記靺鞨七部中之最南與高麗接者爲粟末部與白山部，粟末部因粟末水得名，白山部殆亦因近太白山而得名者。而粟末水發於太白山，太白山亦名長白山。案今發源於長白山之大水惟松花江，故粟末水爲松花江之古名，毫無疑義。而魏書之速末水，即此粟末水，魏書之徒太山，即此太白山，亦不待言。唯今松花江與嫩江合流以後仍稱松花江，而唐書謂粟末水西北注它漏水，它漏水殆即今陶爾河之古名，因陶爾河東南流會嫩江更與北流之松花江合，以成今之東流松花江，故今之東流松花江在唐代亦得混稱爲它漏河也。勿吉國之住地之中心既在今松花江流域，其水廣三里餘，則必非其上流域，而必在其中下流域可知矣。故日本津田左右吉氏以今吉林省五常廳附近之石頭城子地方擬魏時勿吉國的中心地，蓋不失正鵠者也。（詳見津田氏著勿吉考）

豆莫婁國之所在

關於豆莫婁國之所在，魏書豆莫婁國傳云：

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舊北扶餘也，在失韋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里。其人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

域，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宜五果。

此文記豆莫婁國方位，因有“東至於海”一語，故丁謙氏以爲在“今烏蘇里江以東地”（魏書外國傳地理考證）然此種解釋，殊屬誤會。蓋魏書所謂“東至於海方二千里”云云，原係含混之語。據魏書勿吉傳云其“傍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佛國，黎徐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貢”云云，此大莫盧國即豆莫婁國，可見魏時豆莫婁國之隣近尚有多數小國存在。勿吉傳又云“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皆患之”。可見此等諸國，其勢力雖皆在勿吉之下，致同爲勿吉所輕蔑。然與豆莫婁國則固不相上下。此可知東至於海方二千里云云，乃統泛言之，非出於斟酌研究之結果也。新唐書流鬼國傳云：

又有達末婁達妬二部首領朝貢。達末婁自言北扶餘之裔，高麗滅其國，遣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東北入黑水。達妬室韋種也，在那之陰，凍末河之東，西接黃頭室韋，東北接達末婁。

此文之“或曰它漏河東北入黑水”一句，當緊接於“那河”二字之下，爲那河二字之註文，甚爲明白，否則此句毫無取義矣。它漏河爲今陶兒河之古名，同時用爲指東流松花江之統稱，已如上述。那河爲今嫩江之古名，同時亦被用爲指今東流松花江之統稱。故“那河”之下註以“或曰它漏河”一語乃極合於事理之解釋。至“東北入黑水”，則指那河或曰它漏河之方向矣。此事下文當更詳論。此文之凍末河爲凍末河之誤字，亦甚明白。達妬室韋既在那河陰凍末河東，是其住地必在今北流松花江注入東流松花江之處之肇州及伯都訥一帶地方可知矣。達末婁國既在達妬室韋之東北，故白鳥博士以今哈爾濱以北之呼蘭河流域擬之，當無大誤也。至達末婁國，大莫盧國，與豆莫婁國皆爲同國名之異譯，甚爲明顯，不待言矣。

地豆于國之所在。關於地豆於國之所在，魏書地豆于國傳云：「地豆于國在失韋西。」又同書烏洛侯國傳云：「烏洛侯國在地于之北。」又北史契丹國傳云：「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懼其侵軼，……求入內附。」又同書奚國傳云：

太和四年(奚國)輒入塞，辭以畏地豆于抄掠。

由此等記事，可知地豆于國之北境爲烏洛侯國，南境爲契丹國與奚國，西境爲蠕蠕國，東境爲高麗國，頗爲明顯。按蠕蠕國之東界所在，據魏書及北史蠕蠕國傳記社崙時代之最大疆域云：

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

又同書記後魏太武伐蠕蠕主大檀，其兵力所及之地云：「東至渤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案此所記蠕蠕國之東界所至，雖不甚明。然就其東至朝鮮及東至渤海二語觀之，大體當與高麗渤海相距不遠可知矣。至高麗國之西界所至，據魏書高句麗國傳云：「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餘里。」而獨不記其西境所至。至北周書高麗國傳云：

其地東至新羅，西度遼水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千餘里。是其西境所至爲遼水以西二千里之地。隋書高麗國傳但記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而不記其四界所至。至舊唐書高麗國傳云：

東渡海至於新羅，西北渡遼水至於營州，南渡海至於百濟，北至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

是其西境至於營州（營州即今朝陽之地）甚爲明白。至於契丹國之發祥地在今熱河省之西喇木倫之下流域，奚國之住地在今西喇木倫及老哈老木倫之上流域，歷代史籍所記，尤爲明白，不待辯證。故丁氏謙於地豆于國之住地，以今察哈爾省東北之烏珠穆沁旗地擬定之者，大體蓋不誤，日本白鳥庫吉氏以今熱河省西北之巴林旗地爲中心，東北及阿爾科沁旗與札魯特旗，西南及於克什克騰旗之地而擬之者，更不失正鵠者也。（見地豆于及白靄考）

烏洛侯國之所在

關於烏洛侯國之方位，魏書烏洛侯國傳云：

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土下濕……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水，所謂北海也。

此文中之完水，太平寰宇記所錄亦作烏桓水，蓋因烏桓遺民所居而得名也。按唐書室韋傳古烏丸之遺人居於室韋民族之間，在烏羅護國之東北二百里，唐代烏羅護國之住地在今洮兒河綽兒河之上流西至興安嶺西之喀爾喀河上流之地，烏丸國之住地則在雅魯河之上流域北至諾敏河之地，故此完水當亦指雅魯河或阿倫河而言。此文之“完水”，通典烏洛侯國傳所引亦作“貌水”，蓋貌之原字“完”與“完”字形近致誤。日本白鳥博士考定此完水爲雅兒河，因而擬定烏洛侯國之地在洮兒河綽兒河之上游，大體當不誤也。

然何秋濤氏以爲此烏洛侯國在蒙古東境車臣汗境。丁益甫氏以爲在黑龍江西境呼倫貝爾地方，其觀點不同之處，蓋在難水完水及于己尼水之解釋，何丁二氏以于己尼水爲指貝加爾湖，難水爲指黑龍江，完水爲指額爾古納河，故何氏遂謂烏洛侯國在車臣汗境，而丁氏亦謂此國在呼倫貝爾境，白鳥氏以于己尼水爲指呼倫湖，以難水爲指嫩江，兒水爲指嫩江之支流雅兒河，故謂此國在洮兒河之上流域也。

余案兒水所注入之難水，爲今嫩江之異名，難與嫩在聲音上因極近似，而魏書勿吉傳中之難水，亦足證其指今嫩江也。而此國西北二十日行之于己尼水，白鳥氏以爲指今呼倫湖者，其理由蓋謂呼倫湖流出之大水名額爾古納河，其讀音爲 Ergüne，與于己尼之讀音 Ugini 頗爲近似，或即其轉訛。額爾古納河自呼倫湖流出，故古代呼倫湖或亦有額爾古納水（于己尼水）之稱亦未可知。又于己尼水亦稱北海，而呼倫湖土人亦稱海子，（Dalai Nor）則呼倫湖之被稱爲北海，亦不足怪云云。然呼倫湖距興安嶺不過數百里，而于己尼水距烏洛侯凡二十日行，按普通行程速率計之，其距離當在千五百里以上，與呼倫湖之距離相差過遠。然即于己尼水擬之今貝加爾湖，而難水之爲嫩江，烏洛侯之在洮兒河綽兒河上游，與興安嶺東麓之地，亦無抵觸也。至唐代烏羅護國（烏羅渾國）之在興安嶺東麓之洮兒河綽兒河上游域以迄西麓之喀爾喀河上游域，又足從唐書唐會要之室韋傳烏羅渾傳證之，此點下文再詳述，茲不贅及。

總上所述魏代失韋國南界之勿吉國地在今吉林省境北流松花江之中流域，失韋東界之豆莫婁國地在今哈爾濱北呼蘭河流域；失韋西界之地豆于國地在今熱河省西北之巴林旗境；烏洛侯國地在今奉天省西北境之洮兒河上流域。由此可知魏代失韋國之住地，乃以興安嶺東之嫩江流域爲限，彰彰明矣。

(4) 室韋民族之由來

總上所述，後魏時之失韋國，南有勿吉，東有豆莫婁，西有烏洛侯地豆于等國，原不過興嶺安東嫩江流域之一小部族，而已。此民族之名稱果何由而起耶？日本白鳥博士謂室韋居獯越河之北，獯越當讀 ji-ye，而室韋當讀 Si-wei，在聲音上頗爲近似，故主室韋民族之名，當由其所居地之獯越河而得名云云。余謂不然。

唐代翻譯佛經，凡梵文之“vi”音皆譯作“毗”，“室韋”之稱始見隋書，而魏書實作“失韋”，此失韋與鮮卑及其同名異譯之師比，私鉞，胥紕，犀比，犀毗，西卑皆相近似。鮮卑等語皆通古斯語謂祥瑞曰 Sabi 之音譯，失韋殆亦 Sabi 之轉訛者也。

今大興安嶺之南部索岳爾濟山之北尙有室韋山，而小興安嶺之中部（愛琿之西）亦有庫穆爾室韋山。唐代及其以前興安嶺之古稱如何，今日不得知，頗疑後魏以至唐代興安嶺之古稱當名失韋山或室韋山，而秦漢魏晉時代則當稱鮮卑山，皆一語之轉，不過因時代而異其音譯耳。鮮卑民族之名，因被匈奴冒頓單于擊破後退保此山因而得名。若失韋爲鮮卑異譯之推測爲不誤，則室韋之名殆亦因居地之室韋山（興安嶺）而起者耶。

觀於烏丸之遺人至唐代尙居於興安嶺東麓之室韋民族住地之間，自稱烏丸國，貢使不絕。則失韋民族爲鮮卑之遺種，似非不可能之事矣。

(5) 附魏代失韋國地域圖

（此處應有地圖，但圖中文字模糊，無法辨識具體內容。）